

漢字中的神鬼觀

——以鬼、神、示、靈為例

D5-D6 第 2 組

中二乙 407012137 曾筱晴

中二乙 407012395 江杰凌

中二乙 407012709 周庭竹

中二乙 407012266 葉子嘉

中二乙 407012321 羅婉瑜

壹、前言

世界各地都有鬼故事，如西洋的吸血鬼、日本雪女、台灣魔神仔……各種傳說故事在地方產生，演變出具有各地特色的鬼神文化及節慶習俗。就台灣社會而言，隨著時間歷史的發展，現今人們的神鬼觀念已與佛教、道家、儒家思想相互融合，深植於日常生活中。在台灣社會生活中，時常會舉辦祭祀儀式，規範許多禁忌以趨吉避凶。







台灣社會的崇鬼神文化相當興盛，不論在生活周遭的宗教儀式，或是體現於電影文學作品中，都是極具特色的文化資產。隨著時代的演變及科技的發展，或有些傳統儀式及祭典被視為迷信之負面看法，但仍具有其特色及傳承之意義。

從人類信仰體系的發展順序可得知，最初人類對天地自然的原始狀態產生畏懼，而有了自然崇拜，再來是對於自然內所產生的像物，如龍、熊、象，產生圖騰崇拜，最後人類將由心而生的畏懼心理人格化，轉至靈魂、鬼神之人鬼崇拜。畏懼心理的產生，是由於對於自然萬物的不確定性、神秘性，而人類是在文字語言發展之初，是如何描繪、記錄這些自然現象呢？故想藉由此小論文寫作，由現今這些的民間信仰及文化觀念，往回追溯文字發展之初，以字例的字形演變及發展語意，探討初始人類對於神鬼的觀念。

正文中，舉鬼神二字，是為探討最初文字形成之時，人類對於神鬼的描述與之所帶來的神鬼觀念，舉示靈二字是為探討古人對於鬼神與人類之間關係的想法與觀念，企圖了解在鬼神的概念建立之後，古人是如何看待人神鬼三者間的關係。



貳、字形與語義的發展

一、鬼

歸屬	甲骨文	金文	戰國文字	篆文	隸書	楷書
字形						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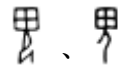

▲「鬼」字形流變


「鬼」一字最早出現於甲骨文之中，《說文》：「鬼，人所歸為鬼。从人，象鬼頭。鬼陰氣賊害，从厶。」¹可知鬼字由來已久，以下將由甲骨文開始探討「鬼」字的字型演變與分析。


甲骨文「鬼」，由「人」和「田」構成。田是字古文的異形。，音ㄉㄞˋ，義為「大頭」，屬象形。從人構形，因鬼由人所轉化。

王筠《說文釋例》：「鬼字當是全體象形，其物為人所不見之物，聖人知鬼神之情狀，故造為此形。」²由此可知，因為鬼是看不到的，所以在甲骨文造字時便是以人想像中鬼的形象來造字。

打自遠古的先秦時代，中國人便慣於將「死亡」作為「歸」，乃取其回歸之意，而鬼與歸也有諧音關係。而我們現如今所知的「天神、地祇、人鬼（歸）」，便是由此而生。直到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，「歸」才遂變為「鬼」字。許慎《說文》：「鬼，人所歸為鬼。从人，象鬼頭。鬼陰氣賊害，从厶。」³即紀錄了由鬼字最初的雛型，來自於古人認為：人死後，將幻化成形貌可懼的鬼魂……所以，「鬼」字的下半部呈人形，上半部則是怪異畸形的頭部。

金文，承襲自甲文之形，以為田，可證甲文之形應從

又用作殷周西北部族名，梁伯戈：「鬼方」。黃河西岸清澗李家崖古城址






西城牆第三層（李家崖文化層）內出土的一件三足甕殘口沿的沿面上有字符號，說明李家崖文化先民也自稱為「鬼」。李家崖文化所屬時代以及地域分佈

¹ 東漢·許慎撰、宋·徐鉉校定：《說文解字》(附檢字)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）。

² 清·王筠：《說文釋例》，（台北：世界書局，1984年10月），卷二，頁9。

³ 東漢·許慎撰、宋·徐鉉校定：《說文解字》(附檢字)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）。

又與商代晚期鬼方的地望正相吻合，李家崖文化當屬鬼方遺存。又用作「畏」，這裡補充說明為何鬼和畏有此關聯，「畏」是拿著棍棒的鬼頭人，在古人心目中鬼是會害人的，因此，在所有包含「鬼」的常用字中，除了「魂、魄」是表示人的精氣靈魂外，其餘像是魑、魅、魍、魎.....等，都是會吃人或害人的怪物。齊侯罇：「余彌心鬼(畏)認(忌)」。⁴又用為人名。此外，「鬼薪」是刑罰名，為宗廟採供柴薪而取此名，罰作各種勞役。

戰國文字之，從厶之形不明。從戰國文字開始，厶之形為何加入不得而知，連帶著之後的小篆、隸書、楷書皆有厶之形，卻不得其義。但在廖文豪先生的《漢字樹 1: 從圖像解開「人」的奧妙》中表示厶之形代表發出氣息與聲音的意思。⁵文承自金文之形，字形相似，沒有太大改變。篆文另有一字形加上「示」為邊旁，《說文》字，取「示」之假借義，以為神祇，則其構形應是從示、鬼聲，屬形聲。⁶到了隸書，變體作，與小篆相似，可以明顯看出一脈相承。楷書沿隸書而作鬼，字形沒有太大改變。

鬼，甲骨文是由「田」(古代表示面具)加「大」(古代表示巫)組合而成，像是一個戴着面具的人，表示祭祀儀式中頭上戴着恐怖面具的巫師。《說文解字》里表示：鬼，人到最後歸宿就成了鬼。(鬼，人所歸為鬼。)⁷字形採用「人」作邊旁，像鬼的頭。鬼的陰寒之氣會傷害人們，所以字形也用「厶」作邊旁。所有與鬼相關的字，都採用「鬼」作邊旁。

在各朝各代中的鬼字有各種紀錄留下來，如：《列子·天瑞篇》說「精神離形，各歸其真，故謂之鬼。鬼，歸也，歸其真宅。」⁸可見列子認為鬼是人死後，靈魂要歸回真正的家，但卻未明確說明「真正的家」是哪裡。西漢劉向也認為人死之後要回歸真正的家，於是口中發出「歸.....」的聲音，所以鬼的發音與歸相似，劉向在《說苑》中如此記載：「鬼之為言歸也。」⁹東漢許慎則認為鬼會散發陰氣用來害人，因此他在《說文解字》中描述：「鬼，人所歸為鬼，從人，象鬼頭，鬼陰氣賊害，從厶。」¹⁰大意是說，人死後變成鬼，有人的身體，鬼的頭，還會發出陰森氣息來害人。

因為沒有人能準確描述鬼的面貌，所以「鬼」字的造字緣由也有不同說法，除了上囟下人形的解釋外還有一個解釋是鬼字是參考「鬼臉面具舞」所作，在《禮儀》、《周禮》都有記載古代跳儺(𪛗𪛘𪛙)舞的紀錄，儺舞，俗稱「跳鬼臉」，

⁴ 春秋中期，青銅器銘文，齊侯罇，銘文字數：器身鑄銘文 175 字。

⁵ 廖文豪：《漢字樹：從圖像解開「人」的奧妙》，（遠流出版社，2012 年 1 版），頁 63。

⁶ 東漢·許慎撰、宋·徐鉉校定：《說文解字》(附檢字)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 年）。

⁷ 同註 6。

⁸ 饒宗頤、梁萬如：《列子》，（中華出版社，2014 年）。

⁹ 張銘一：《國學知識全讀本》，（武漢出版社，2010 年）。

¹⁰ 同註 6。

是一種驅魔趕除瘟疫的舞蹈，每馮大年初一，驅魔者（古稱方相氏）戴著用熊皮製作的「鬼臉面具」，面具上鑲嵌著四隻黃金大眼。驅魔者身穿黑色上衣、紅色裙子，手持干戈，率領 120 名屬下進入每一個房間搜索瘟神惡鬼。行進時，手中揮舞武器，口中不停吶喊，藉以驅除所有鬼魔及瘟疫。《禮儀》原文為：「先臘一日，大儺，謂之逐疫。……方相氏黃金四目，蒙熊皮，玄衣朱裳，執戈揚盾……以逐惡鬼於禁中。」¹¹儺舞中的驅魔者相傳為黃帝的妻子嫫母，嫫母生來面貌醜惡，但心地善良，嫉惡如仇，又有智慧，能將宮中大小事打理的有條不紊，因此，以嫫母的形象來詮釋驅魔者。儺舞的習俗一直流傳至今，只是後來因為受到道教的影響，驅魔者大都改成鍾馗。據傳，唐明皇於病中夢見小鬼偷去玉笛，正驚慌時，突然跳出一個滿面虬髯的大鬼，挖下小鬼的眼珠，然後一口吞掉，此鬼自稱鍾馗。唐明皇驚醒後，病不藥而癒，遂向畫師吳道子描述夢中所見，並命其繪出鍾馗像昭告天下。

鬼字在甲骨文時期便已創造，由此可知，在甲骨文時期的人們便有了「鬼」的觀念，但是對於「神」的觀念還未形成，至多知道「天」而已，所以也只會避凶，而不知何謂趨吉，在災難來臨時占卜，得到一個「天」降下災禍的答案記錄下來後便沒有下文了，到了金文時期鬼字旁加上了示，小篆字體也可見到加了示字的鬼，表示人們開始對於神有了一個較明確的認知，最後到了隸書及楷書時期才又取消了示字。


¹¹ 《儀禮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6 年。

二、神



歸屬	甲骨文	金文	戰國文字	篆文	隸書	楷書
字形						

▲「神」字形流變

在探討「神」的字體演變之前，必須先提到《說文解字·申部》的說明：「申，神也。」¹²以此可發現，「申」應為「神」之初文，直至西周中期，金文時期才出現從示部的「神」。以下將就甲骨文、金文、戰國文字、篆文以及隸書四種字體，分別討論「神」在字體上的演變以及分別代表的意義：

 此為「申」於甲文之貌。葉玉森據甲文之形為說：「象電耀屈折。……許君曰：『申，電也。』與訓『申，神也』異。余謂象電形為朔誼，神乃引申誼。」¹³依其說，則「申」是以閃電光耀之形為樣的象形文字，而「神」則是延伸「申」之意，進一步發展而成的漢字。

《說文解字》對於「申」有以下闡述：「七月，陰氣成，體自申束。」¹⁴也就是在形容閃電，前部分也有提到甲文「申」便是象閃電之形。古人對於天象的變化，比如閃電等，難以理解。故在以圖像文字記載「閃電」一事之外，亦加入了對於自然現象擬人化的想像，以為是「人」之所為，故延伸「申」之意代指「命閃電者」，即所謂的雷師、雷神。

發展至金文時期，除了「申」在外型上稍有變化，但仍是象閃電之形的 （西周晚期大克鼎），也出現了旁從「示」的 （西周中期癸鐘）。

在金文時期多了從「示」的「神」。根據《說文解字》所曰：「觀乎天文以察時變，示，神事也。」神事，與神有關的事，除了指祭祀一事，亦指一切牽涉到神靈的事物。從示部除了與「申」從此有所區別外，亦在字義上強調與神靈有關，從原本單指雷神擴展到其他自然之神皆可稱作「神」。


在金文時期，「申」似乎還可做「神」之意使用，然而到了戰國時期，卻不再見以「申」之形表「神」之意的相關考古證據，雖猶存甲骨文閃電曲折之形象，

但亦在字形上多了偏旁「示」字，比如楚系簡帛文字 。自此，與「申」字有所明確的區別，不再通用。



¹² 漢·許慎撰、清·段玉裁注、李添富總校訂：《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》，（臺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16年），頁753。

¹³ 清·葉玉森撰：《殷虛書契前編集釋》，（臺北：藝文，民55年）。

¹⁴ 漢·許慎撰、清·段玉裁注、李添富總校訂：《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》，（臺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16年），頁753。

發展至小篆時期，根據《說文解字·示部》的記載，則統一成 ，並註記：「神，天神，引出萬物者也。从示、申聲。」¹⁵從原本的單指雷神，假借為眾多自然之神的統稱，即今對於「神」的定義，亦是《說文解字》所述「引出萬物者也」。

從「示」表示與祭祀相關，屬於表達事物類別的「形符」；從「申」表示音讀，屬於表語根的「聲符」，但若就其文字演變來看，應同時具有表意的形符功能，故屬於形、聲兼俱。而自此也確立其在六書的歸類上，屬於具有形符（示）與聲符（申）的形聲。







隸書時期，在字體構造上，承襲小篆從示、申兩個部分，但在「申」的字形上有所變化、精簡，演變成較現今所書寫的「神」字相近，將弧筆改為直筆，呈現正方貌，比如：《徐美人墓誌》上的  以及在西漢時期《孫子》上所見的 。而在字義上仍保留原意，除了在字形上有所變化，並無異。

綜合以上論述，「神」字的出現是因為古人對於打雷這種天象變化無法理解其產生的原因，而以為有一位雷神在操控它，故將原指閃電之意的「申」，引申借指那位雷神。發展至後期，出現了從示旁的「神」，強調「神事」，而與「申」有了區別。古人也發現越來越多的天象變化，而出現了許多自然之神的想像，故將「神」字假借指「引出萬物者也」，即神靈的統稱，而不再單指雷神一位神明。

其實從「神」的字體演變，可以發現「神」的誕生，是對於當時無法理解的特殊自然現象、氣候變化，而有了擬人化的想像，認為是背後有個比人類更高的存在，控著這一切的現象。所以中國的神鬼觀發展中，「擬人化」的想像是其特色之一，也是推動信仰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。

¹⁵ 漢·許慎撰、清·段玉裁注、李添富總校訂：《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》，（臺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16年）。

三、示

歸屬	甲骨文	金文	戰國文字	篆文	隸書	楷書
字形						




▲「示」字形流變

「示」一字最早出現於甲骨文之中，而後在金文、戰國文字、小篆及隸書也各有不少字例記載，以下將由甲骨文開始探討「示」字的字形流變與語義發展的詳細分析。

「示」字在甲骨文中一共有多例流傳，筆者以為這些例子可依當中主要外型共同處多，並且含義相似者分為三類，以方便統整。第一類為 T、𠄎 形，筆畫橫之代表上天，一豎代表地上的人類向上天祈禱，也同時具有豎立木杆祭天的意思；第二類為 卩 形，被解釋為是象神主牌之形；第三類為 𠄎、𠄎 形，中間之形和第一類所代表之意義相同，旁邊的數點則代表了祭祀時的祈禱灌酒之樣，也是最接近現代「示」字的字形。

關於「示」字甲骨文之語義，在上方的演變過程中已略有提及，於此再重新統整、說明一遍。「示」字之甲骨文有許多不同範例流傳至今，此處將前處依照外型特色分類成三大類字形加以分析：一類是 T 形，上方橫的筆劃為上天，也就是神明的代表，豎之筆畫則代表了地上的人類對上天所傳達的祈願，所凸顯的是祈禱的動作；以上短下長的形式則再次強調了人類是對上天是「下對上」的關係，可見古人對天之敬畏。也有一說認為因卜辭裡「示」從三垂，但有些僅一垂，依此認為垂示星象並非「示」之本義，而是「設杆以祭天」之意¹⁶。二類狀似一牌位被直立在石頭上，表木表、石柱或神主牌之形；在卜辭占卜中，則視為天神、地祇、祖先和先王的通稱¹⁷。三類在 T 字旁加了數個點，中間字義不變，而所添加的數點象徵了在祭祀時祈禱者祭酒、倒酒之動作¹⁸，是最接近現代「示」字之形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一類在甲骨文中，和「主」最初本為同字，而三類中央之形也可沿用此義；由此可知，此兩類也和二類相同，具有象神主牌位之形的意思，至於包含祖先牌位之形的含義則通用於所有「示」字之甲骨文。

金文的「示」字多延續了甲骨文第一類的寫法，出自於商代晚期的示卣 、丁示觚  和亞干示觚  等出土器具上，字體比起甲骨文渾厚、粗大了許多。而金文和甲骨文之涵義與所象之形大多相同，便不再贅述。不過在《周禮·春官》有提到：「大宗伯掌天神、人鬼、地示之禮。」¹⁹在此處的「示」音同神祇的「祇」，



16 丁山：《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年4月，1版），頁3-4。

17 徐中舒：《甲骨文字典》，（成都：四川辭書出版社，1988年11月，1版），頁10-13。

18 于省吾：《甲骨文字釋林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9年11月，4版）。

19 漢·鄭玄撰、唐·賈公彥疏：《周禮注疏》，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10月，1版）。

是地神的一種，和多數書籍的語義相比是一種特例。

「示」字的楚系文字  出於天策，已經可以發現如同小篆的外型，至於在《說文》當中的正體則是 。戰國楚系文字和小篆外型與前述之三類大多近似，有一說象運算用的竹片，被歸類在六書中的象形。而在許慎的《說文解字》中，「示」字的內容為「示，天垂象，見吉凶，所以示人也。从二。三垂，日、月、星也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，示，神事也。兀，古文示」²⁰，在這裡將上方的「二」當成古文解釋成了「上」，代表天；下方似川字的形則分別為日、月、星，作為上天所垂示的星象。由此解釋，在《說文》中「示」一字便成了合體指事，而此說也成為流傳最廣泛並得到贊同的說法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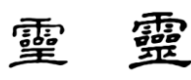

綜上所述，透過從甲骨文開始一直到《說文解字》為止的流變，能夠發現「示」字的變化並沒有很大的差異，本體皆以甲骨文中的第一類為主幹，主要變化只在於是否強調祭祀時的倒酒禮儀，以及設杆由地對天的祈禱等處有些許的微小差異。在語義發展中，也一直都是向天祈求指引和星象，以跟神鬼請示吉凶為主要的含義，再藉此衍伸出神明之名以及象祖先牌位或神主牌之形等義。

總和字形演變及語義發展之論，可以發現「示」字的涵義大多包括向天神請示、祈禱等義，由此可證，自從商代社會開始，便已經普遍擁有信神鬼占卜的習俗；而「示」字字形流變的穩定，是在戰國後逐漸安定為強調請求神明指示的第三類字。



此外，在金文語義發展處提及的《周禮》內容，「示」字之音同「祇」，在此處得以更加強調「示」和神鬼祭祀之間的關聯性，也能得知「示」由原先單純的請求上天垂示星象，轉為一名神祇，進而推測在古人心目中，神鬼的存在是建立在祈禱之上，才能將人與神之間產生連結，最終達到信仰鬼神的觀念。


20 漢·許慎撰、宋·徐鉉等校定：《說文解字》，（北京：中國書店，1996年2月，1版）。




四、靈


歸屬	甲骨文	金文	戰國文字	篆文	隸書	楷書
字形	未見					


▲「靈」字形流變(本文所引字形出自小學堂、中華語文知識庫)


「靈」字在甲骨文中沒有相關記載，而「靈」字的演變以金文做為開端，最早為春秋早期秦公鎛銘文記載之「」，為從示靈聲。現今所用的「靈」字為從巫霽聲，最早出現在說文或體，寫作「」，上半部為「霽」，上作「雨」形，下並列三個「口」，下半部為「巫」，「工」之中左右各有一個「人」形，《說文》以此作為異體字，為說文或體²¹。

「靈」字的語義演變由《說文》做為出發，《說文》：「霽，雨零也。从雨，象霽形。《詩》曰：『霽雨其濛。』」²²可以知道「霽」表示下雨，在民智未開的時代，自然現象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，因此降雨的自然現象便衍生出鬼神觀念的發展。而從義符來看，以下根據義符之改變得知金文至隸書發展時期之異同。

金文「靈」字的記載有三例，一為秦公鎛銘文記載之「」，二為庚壺銘文記載之「」，三為叔尸鐘銘文記載之「」。

秦公鎛是春秋早期秦國祭祖的禮器，是了解秦國先祖的重要史料，其中銘文記載「」為靈字金文上半部為「霽」，上作「雨」形，下並列三個「口」，下半部為「心」，從心霽聲，許慎《說文解字》：「心，人心。土藏，在身之中。象形。博士說以為火藏。」²³中說明「心」字的本義為心臟，金文之


「」字從「心」有思想、意念之義。




庚壺銘文是春秋時期記載齊國史實的重要史料，其中記載「」為靈字金文上半部為「霽」，上作「雨」形，下並列三個「口」，下半部為「示」，從示靈聲，許慎《說文解字》：「示，天垂象，見吉凶，所以示人也。從二；三垂，日、

²¹ 漢·許慎撰、清·段玉裁注、李添富總校訂：《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》，（臺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16），頁19。

²² 漢·許慎撰、清·段玉裁注、李添富總校訂：《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》，（臺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16年），頁578。







²³ 漢·許慎撰、清·段玉裁注、李添富總校訂：《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》，（臺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16年），頁506。

月、星也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，示，神事也。」²⁴表示「示」有上天藉由天文星象，向人民預示吉凶禍福之意。「從示」表示金文之「」字與祭祀神靈、祈賜祭福的儀式相關。

叔尸鐘又名「叔夷鍾」是春秋晚期齊靈公時的銅器，可做為當時使用鐵器的證據，其中銘文記載「」為靈字金文上半部為「」，上作「雨」形，下並列三個「口」，中間為「龜」形，下半部為「火」，從龜從火、靈聲，許慎《說文解字》：「龜，舊也，外骨內肉者也。从它，龜頭與它頭同，天地之性，廣肩無雄。龜鼈之類，以它為雄。象足、甲、尾之形。」²⁵、「火，燬也。南方之行，炎而上，象形。」²⁶，「龜」指龜甲，「火」指灼燒之意，「從龜從火」表示以火灼燒龜甲占卜之意，表示金文之「」字有以龜甲占卜之意。

金文「從心」只能表示人民內心盼望降雨的希望，此時人們還未出現鬼神的觀念，只能夠被動接受自然災禍，而「從示」則表示人民為了滿足內心希望降雨，而有了祭祀神靈、祈賜祈福的舉動，這個時期的人們已經具備了鬼神的觀念，於是開始有了祭祀祈福之舉；「從龜從火」則表示人們繼知道了鬼神，於是便想透過以龜甲占卜的方式來推測為之的禍福，雖然只能被動地接受禍福，但人民已經建立和鬼神溝通的意識。

這個時期的人們正在逐漸建立他們的鬼神觀，人們的鬼神觀從無到有，並且進一步發展出祭祀儀式，進而透過占卜的方式來了解鬼神之意，建立一套和鬼神溝通的方式。

戰國文字有兩例，上半部皆為「」，上作「雨」形，下並列三個「口」，一為「」，下半部為「王」形，從玉靈聲，許慎《說文解字》：「，巫也，以玉事神。从玉，靈聲。，靈或从巫。」²⁷中表示「靈」字表以玉作為敬神之物，這個時期的人們不再只以占卜的方式來推測鬼神之意，而是以「玉」作為與鬼神溝通的媒介，「以玉敬神」意表示人們對於神是帶有敬意的，是崇拜的；二為「」下半部在從玉靈聲之「」字上添加「龍」形，從玉從龍，靈聲，為秦公大墓

²⁴ 漢·許慎撰、清·段玉裁注、李添富總校訂：《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》，（臺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16年），頁2。

²⁵ 漢·許慎撰、清·段玉裁注、李添富總校訂：《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》，（臺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16年），頁685。

²⁶ 漢·許慎撰、清·段玉裁注、李添富總校訂：《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》，（臺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16年），頁484。

²⁷ 漢·許慎撰、清·段玉裁注、李添富總校訂：《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》，（臺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16年），頁19。

石磬所見，許慎《說文解字》：「龍，鱗蟲之長。能幽能明，能細能巨，能短能長，春分而登天，秋分而潛淵。」²⁸ 本指中國傳說中的一種具有靈性的動物，而後則引申其他義涵，如「龍」為君王之象徵，可引申為帝王之義。秦公大墓石磬為秦國帝王之墓，因而在從玉之靈字上在添龍形，已表示帝王之義，而這也透露人們敬得不再只有鬼神，也包含帝王，透露出戰國時期君王制度的建立以及賦予君王具備崇高性的特質。

篆文「靈」字義符的發展與戰國文字「靈」相同，篆文寫作「靈」上半部為「靈」，上作「雨」形，下並列三個「口」，下半部為「王」形，從玉靈聲，《說文》以此字形為正例，皆表以玉作為敬神之物。「靈」字在篆文與戰國文字皆以「玉」作為義符，除了表示字形發展在此時期逐漸穩定，亦表示人們的鬼神觀在經歷金文、戰國文字時期後逐漸穩固。



隸書有兩例，其一承襲篆文「靈」上半部為「靈」，上作「雨」形，下並列三個「口」，下半部為「王」形，從玉靈聲，《說文》以此字形為正例，承接戰國文字之例而來，皆表以玉作為敬神之物，從戰國文字至篆文致力市街為改變，表示人們的神鬼觀已經穩固。其二承襲說文或體「靈」字，上半部為「靈」，上作「雨」形，下並列三個「口」，下半部為「巫」，「工」之中左右各有一個「人」形，許慎《說文解字》：「巫，祝也。女能事無形，以舞降神者也。象人兩褻舞形，與工同意。古者巫咸初作巫。」²⁹中說明「巫」為代人祈禱，與鬼神溝通之媒介，而隸書之「靈」從巫，則表示「巫」為人民與鬼神溝通的媒介之人，即「與神鬼溝通的媒介之人」。而人們透過巫來以玉事神，代人祈禱，祈求鬼神降福，解決疑問，表示人們在神鬼觀穩固後，不再只是認為已玉敬神只是一種儀式，而是透過「巫」來表示與鬼神溝通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，必須要有專業度存在，「巫」由工左右兩側有兩小人組成，表示天與地溝通的媒介是透過人，而與鬼神溝通之人是具有特殊性質的「巫」。


「靈」字從金文至篆文的字型的發展，字型的上半部都是由「靈」所構成，沒有發生變化；發生變化的都是字型的下半部，即義符，表「靈」字的語義。

金文以「心」、「示」、「龜和火」為義符，從「心」表思想意念之義，從「示」則表與祭祀神靈、祈賜祭福的儀式相關，「從龜從火」則表以龜甲占卜之意，但上述之語義至篆文及戰國文字則有了新的發展，並未沿用。人們的鬼神觀從未發芽歷經出現，至得知以占卜之法推知鬼神之意，雖然只能被動地接受福禍進而占卜，但實屬對鬼神觀念確立的一大進步。

²⁸ 漢·許慎撰、清·段玉裁注、李添富總校訂：《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》，（臺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16年），頁588。

²⁹ 漢·許慎撰、清·段玉裁注、李添富總校訂：《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》，（臺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16年），頁203。

戰國文字以「玉」、「玉和龍」為義符，從「玉」表示以玉作為敬神之物，「從玉從龍」則是承從玉之「」之義，以「龍」表示帝王之義。人們繼占卜後，發展出對神鬼之敬，而知道以物做為敬神之媒介，而這個時期的人們亦發展出對君王之敬，而透過在「」加上龍形，表示對君王之敬。

篆文之義符則與戰國文字相同，以從玉之「」為說文正例，而義符歷經金文的不斷演進，到了戰國文字與篆文時期可以發現，金文之義符雖未沿用，但卻皆以「玉」作為義符，表示文字的發展已經趨於穩固，也表示人們對鬼神的觀念逐漸穩固。

隸書則沿用說文正例和說文或體之例，分別以「玉」和「巫」為義符，而現今所用之「靈」字「從巫」自從在說文或體出現後，便沿用至今，表示以巫作為人民與鬼神溝通的媒介之人，即「與神鬼溝通的媒介之人」，以玉事神，代人祈禱，祈求鬼神降福，解決疑問，等等祭祀相關的敬神事宜皆為巫所管。隸書時期可以得知人們的鬼神觀念已經確立，而人們從對鬼神的未知，至不斷的摸索，發展出與鬼神溝通的一套模式，並且將與鬼神溝通視為神聖的、特殊的。

參、結語

從上述的字例語意發展演變中，可得知在傳統的鬼神觀演進中，先有了「鬼」與「神」的概念存在，再延伸出能與神鬼溝通的觀念，如「示」、「靈」所表現。

從「鬼」與「神」二字中，能發現人類對於鬼神觀的先後順序，是先鬼後神。人死後所歸為鬼，而鬼相對於自然萬物的具象而言是無形之狀，故在造字時是以人類之想像以形塑文字。也因為鬼由人死後化成的，所以古人認為比起神，人更容易跟鬼溝通。如祖先在早期的神鬼觀中，也被歸類為鬼。

「神」之申是源於閃電光耀之形所產生的象形文字，古人對於天象之狀難以理解，故用圖像文字表達閃電，再加上對於自然現象擬人化的想像，故延伸「申」之意指「命閃電者」。而後從「示」字部，表牽涉到神靈的事物，從原本單指命閃電者，發展出假借為眾多自然神之統稱。是由於當時人類對於自然現象無法理解，認為這些現象是由更高層控制，而有了擬人化的想像。

「示」和神鬼之間的關聯性，由原先由字形結構中可得，上短下長的結構強調人類與天的關係是下對上的，可見古人對天之禁畏。由原先單純的請求上天垂示星象，後轉為神祇，進而推測在古人心目中，神鬼的存在是建立在祈禱之上，認為人神之間是可溝通，後發展出人與鬼神之間連結，最終達到信仰鬼神的觀念。

在「靈」字形結構上有「雨」，雨自天上而來，而自然中許多現象也都被視為從天而降。現今所用之「靈」字從「巫」，「巫」本義為奉玉以祀神之義，正呼應篆文從玉的靈，古人祭祀神明皆獻玉為祭品。而後「巫」字便成了專指祭祀之人，所以在中國傳統的祭祀文化中，祭祀被視為專業領域，只有專業人士能進行，後演變成一種官職。從上可得知人類的鬼神觀已確立，而人們從對鬼神的未知、不確定性，經由不斷的摸索，發展出與鬼神溝通的一套模式，並且將與鬼神溝通視為神聖、特殊的。臺灣民俗活動中，有「牽亡」和「觀落陰」等儀式，這兩者都是透過靈媒，讓亡魂與陽間的人相聚。

另外，透過「靈」字的演變，可發現其從原本的從龜火，演變成從玉，至今的從巫，正如前述探討靈的演變所言，「從龜從火」即象徵火燒龜甲占卜之意，而「從玉」則象徵祀神之物，至今的「從巫」則象徵專事神事之官。由此可發現，古人最一開始只是被動地接受「神事」的發生，頂多透過占卜及早預知事件。至後來，藉由獻玉的表現，產生了主動向神鬼祈求的文化現象，比如祈雨、祈福等等，而至最後，形成一個完整的祭祀文化體系、規則，並誕生了專事之人。

以上是由文字演變發展的角度，觀照人類文化的鬼神觀，可得知最初鬼神觀念，多是由於人類對於自然現象的不確定性，而對大自然之物狀產生了自然的敬畏心理，後用人類所能及的語言能力及認知結構，想像出對於合理的解釋，賦予自然萬物人的性格，意即擬人化。

傳統鬼神觀的發展至今，已演變出種種型態，隨著科技技術的進步，先前的巫術、祭祀文化已漸漸失傳。而古代的祀奉文化，以及現今所延伸的種種民俗儀式，絕不是現今所謂「盲目信仰」、「邪教」，而是人們逐漸建構出的文化思維，這些建立在人類所具有的細膩情感之上。

參考書目

一、古籍資料

- 漢·鄭玄撰、唐·賈公彥疏：《周禮注疏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。
- 漢·許慎撰、宋·徐鉉校定：《說文解字》(附檢字)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。
- 漢·許慎撰、清·段玉裁注、李添富總校訂：《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》，臺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16年。
- 清·葉玉森撰：《殷虛書契前編集釋》，臺北：藝文，民55年。
- 清·王筠：《說文釋例》，台北：世界書局，1984年。
- 饒宗頤、梁萬如：《列子》，中華出版社，2014。

二、專書

- 丁山：《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年。
- 于省吾：《甲骨文字釋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9年。
- 林美容：《台灣鬼仔古——從民俗看見台灣人的冥界想像》，新北市：月熊出版，2017年。
- 徐中舒：《甲骨文字典》，成都：四川辭書出版社，1988年。
- 張銘一：《國學知識全讀本》，武漢：武漢出版社，2010年。
- 廖文豪：《漢字樹：從圖像解開「人」的奧妙》，臺北，遠流出版社，2012年1月。

三、網站資源

- 中華語文知識庫 <http://210.71.253.73/clk/>
- 小學堂 <http://xiaoxue.iis.sinica.edu.tw/>
- 國學大師 <http://m.guoxuedashi.com/>
- 漢語多功能字庫 <http://humanum.arts.cuhk.edu.hk/Lexis/lexi-mf/>